



赤峰乡音

第 35 期 2012 年 3 月 22 日

用海外信箱给freeget.ip@gmail.com发电子邮件，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。突破网络封锁，上到动态网首页点明慧网链接www.minghui.org。
请下载自由门、无界等软件，更方便可靠。



曾揭露杀人命案 内蒙养殖业主又遭绑架

【明慧网】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法轮功学员郝平，于二零一二年三月八日下午三点二十分，被闯入家中的红山区国保大队、铁南派出所四名警察绑架。郝平现被非法关押红山区东看守所。

郝平，女，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城郊乡曲家沟村人，她家曾经营的养殖业被当地誉为优秀龙头企业，但是因为她的信仰“真善忍”，二零零一年被中共警察绑架，又因揭露法轮功学员赵艳霞被看守所灌食致死，二零零二年与丈夫双双被判重刑。从此，一个富足的龙头企业家被中共迫害的一贫如洗。

有口皆碑的养殖业主 良善之家

郝平有个五口之家：儿子，丈夫刘福安，还有一位智障的哥哥和收养的一位孤寡老人。

郝平、刘福安夫妻老实、忠厚，勤快能干，曾是优秀的试点养猪专业户，红山区城郊乡龙头企业，电视上还作过报道。猪场饲养几百头猪，三十多间猪舍，还有养的名犬、良种狗。因自家配饲料、做饲料，养的猪不生病。郝平自从学了法轮大法后，更是处处为人着想，做生意从不伤害别人，从来没有病猪死猪蒙混骗消费者的事。收了别人的假钱，就撕掉，不许假钱再流通去骗别人。有人把钱忘到他家，从来不动，等着人回来找。他们的孩子也很懂事。

郝平辽宁老家有个智力不健全的二哥郝刚，兄弟姐妹谁家都不要他，说他能吃不能干。郝平夫妇就把郝刚从老家接来，长期养着，从不嫌弃他，老家人间郝刚愿不愿回去，他说不愿回去。

有一个残疾青年小田，到天津打工没赚到钱回到赤峰，被困赤峰，小田家庭经济状况不好，又没有母亲，自己又半残废，大冬天他还穿着单鞋，一身单衣，他被郝平夫妇留下，住了一冬天。

有一年的一个三九天，刘福安上山时看见一个三面有墙、一面没墙、没有屋顶的破房框子，里面都是雪，搭着一个小炕，上面四根木棍支起一块塑料布，里面蜷缩着一个老人，脏得像黑球似的，不停的打着哆嗦，鼻子像漏粉一

样不停的流，猫着腰直不起来。刘福安就把他领回了家，郝平见了吓了一跳，脏的看不出来象人。老人感激地说：“老刘救了我，要不然我不是饿死就是冻死，过不了冬。”来到这个家，全家就象对待自己的老人对待他。渐渐的，老人脸红润了，腰也直起来了，也不流鼻涕了，还变的胖胖的。这位叫王占久的孤寡老人一直被郝平夫妇赡养了七、八年。后来郝平被绑架，家人就给老人买上被褥、碗盆、菜刀等，又买上双份的棉衣、单衣，还给他带上五千五百元钱送他回家了。几个月后老人又回来了，见到刘福安高兴得不行，说再也不走了，这才是他的家。可不久刘福安也被绑架，老人吓得不敢回来了，最后抑郁而死。

就这样一个善良人家，这样一个龙头企业，却被中共迫害的一贫如洗。

郝平被绑架

郝平因信仰“真善忍”做好人，曾于二零零一年腊月十九日被赤峰市红山区中共警察绑架。

二零零一年腊月十九日的早晨，红山区警察突然包围了郝平家的院落，还没等开门，已有人手拿棍棒从墙上跳进院中，冲入屋内抄家，把桌子踢碎，在屋内乱翻乱拿，衣物扔的满地，室内乱成一片，最不人道的是，把各种粮食、大米、白面全都倒到地上。把生意用的、家用的与孩子学习用的大小录音机、复读机、放像机、收音机、电话机、复印机……，等所有的电器与书籍全部抢走，绑架上郝平，三九天不让穿棉衣也不让穿棉鞋就被劫持到警车上，扬长而去。家里的户口本与房屋土地证也丢失，老人捡破烂卖五百多元钱的存折也丢失。

郝平被非法关押在红山区看守所。二零零二年四月十日，红山区看守所狱警邓丽艳强迫法轮功学员背监规，法轮功学员王伟华不背，遭邓丽艳的电棍电击，被非法关押迫害的七名法轮功学员一起绝食抗议。约四月十六、七日，遭狱警野蛮灌食。大队



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，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以宇宙最高特性“真善忍”为根本指导，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。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，李洪志先生所传的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，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，对稳定社会、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，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。

迄今，法轮功已弘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其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已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出版发行；并可在互联网免费下载。李洪志先生及法轮功在世界各地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，获各国政府、组织给予的褒奖、支持议案和信函 3000 多项。

法轮大法弘传全世界

长邱学东把百余名劳动监号的身强体壮的男犯人调出，对付七名法轮功学员：赵艳霞、郝平、张凤（立）霞、耿秀兰、王伟华、赵淑贞、段淑芬等，把法轮功学员分别按在椅子上，反背双手，按住头、手脚、大腿，用竹筷子撬嘴、别牙，往里灌玉米面汤。赵艳霞是第一个，只几分钟就听见哼哼声了，犯人一松手，就从椅子上掉到地上，恶警邱学东还说她是装的，让犯人把赵艳霞拖到走廊的墙根边，扔那没人管了。继续灌另外那六名法轮功学员，灌的满身到处是玉米糊，脸上、头上、脖子里、衣服上到处都粘乎乎的，个个上气不接下气，折磨的没个人样，才将她们放回监室。过了大约半个多小时，才有犯人去墙边的赵艳霞，人已经凉了。看守所假作一番折腾，让人给赵艳霞扎针，又用车拉到医院转了一圈。然后对家属撒谎说心脏病发作，到医院抢救无效而死的。之后，看守所为封锁消息，取消所有（接第二版）



酷刑演示：灌食

（接第一版）犯人的家属会见，监室停止放风，对监号里的法轮功学员说赵艳霞保外回家了。

刘福安遭绑架

警察绑架郝平时，丈夫刘福安不在家，家中剩下十三岁的孩子，饲养着几十条名犬，还有几十口猪，还有鸭子，无人喂养。孩子没吃没喝，生更半夜，又饿、又冻、又怕，警察们还经常夜间来家里抓捕刘福安。

刘福安去外地办事，中共警察竟然通缉令抓捕。刘福安回家后找到警察问原委，却被逼交巨款办了“取保候审”。此时，家里养的名犬已丢失，猪、鸭子都饿死了，造成十几万元的损失。刘福安为了补救经济损失，又贷款买了八十多头小猪喂养，买了许多饲料，还得支撑这个家。

刘福安到看守所探视郝平时，郝平告诉他赵艳霞被迫害致死的真相。

七月十九日，红山区警察到家欺骗刘福安说去派出所有点事，刘福安没防备，就上了警察的车，结果被拉到了看守所非法关押。那时刘福安养的八十头猪都二百多斤了，马上就要出栏，十三岁的孩子再次陷入无助的困苦。

夫妻双双被非法判刑

为掩盖害死人命的事实不被扩散，当地邪党公检法对郝平夫妇、耿秀兰和已释放回家的尚淑琴都非法判刑。

郝平把赵艳霞致死的事实真相好在检察院提审时交给检察人员，检察人员没有去查赵艳霞的死因，却与红山区公安勾结，决定如何报复郝平与相关的熟悉赵艳霞的其他法轮功学员，红山区法院给郝平等重判，把郝平、尚淑琴、耿秀兰、刘福安等分别判处七年、五年不等的徒刑。

郝平狱中遭酷刑迫害

在看守所，郝平还因炼功多次被迫害：被用手铐正铐、反铐、吊铐。因说没有犯罪被狱警打嘴巴，打得满脸红肿。因不唱狱歌、不报数、不穿囚服遭到恶警电棍电击，还把郝平的被褥与所有衣服扔到监室外的走廊上，故意让过往的人踩来踩去。不许郝平穿衣，冻着郝平。经常随便搜身。郝平绝食反迫害多次，有两次被灌食时出现生命危险，还遭到狱警的踢打。一次灌食时，把生玉米面用凉水搅拌，把郝平拖到看守所后院的锅炉房西侧，一个狱警在锅炉房二楼看着，让一帮男犯人把半盆生玉米面给郝平灌下去，郝平的喊叫声根本没人在意，一直到灌完。造成郝平胃痛、胃胀、胃下垂，肚子大，头晕，站不起来。郝平要纸写材料，多次要不给。

一天晚上，一狱警叫郝平出监号，说是去拿纸和笔，郝平走到办公室，一帮男犯人一拥而上把郝平抬进禁闭室，按到一个铁凳子上，用铁链子锁住手脚，不能活动，扣上铁笼子，还用电棍电击。在冰冷寒天的夜晚，不让吃饭、不让喝水、不让睡觉、不让上厕所、不让穿棉衣，二十多个小时冻饿着，郝平憋得小腹疼痛，坚持不住，尿湿单衣，粘在铁凳子上，更加寒冷，全身麻木，失去知觉。

郝平被转到呼和浩特市的第一女子监狱后，被狱警强行转化

放弃“真善忍”，几天几夜连续不让睡觉，昼夜罚站，站着不许靠墙，稍有晃动就踢打，长期强行逼迫听他们颠倒黑白、歪曲事实、制造的污蔑大法的谎言。往耳朵里灌。狱警三班倒，不停息的摧残法轮功学员的意志，郝平绝食抗议，法轮功学员没有犯罪，郝平不穿罪犯的囚服，邪恶就给扒光衣服，只剩下短裤，不许睡觉，把床板撤走，让其睡在水泥地上，把被褥、衣服抢走，让郝平日夜在地上，来例假的血都变成了黑紫色，被迫害的三天就不能正常行走了。长期受到包控犯人的欺负，打骂，虐待，不让出门半步，剥夺一切人身自由权利，包括吃饭穿衣，写信，控告申诉权，自己的东西，都由包控人包揽，任她们践踏，虐待。

法轮功学员长期被包控，一举一动都限制，不许说话，不许与任何人接触、写字不符合他们的意思就立即给撕毁。郝平绝食已四天时，还被逼迫擦玻璃。在绝食第二十三天时，忽然晕倒在地，恶犯还不许喊狱警。有事找队长，不让出门半步，还指使犯人殴打，经常遭到监控犯人王玲、李颖等人的殴打、叫骂、残酷折磨，组内犯人责骂都成了平常事。致使郝平身心受到严重损害。

二零零四年七月三十日因胃痛，郝平不能下床，犯人李颖（接第三版）

对法轮功的迫害是违法行为

中共迫害法轮功时一直冠以“依法”的名义。但是，在迫害持续了十余年之久的今天，人们发现，中共所依的“法律”根本不存在。中国现行法律根本没有给法轮功定性，根据公通字[2005]39号文件的规定，十四个邪教组织里没有法轮功。

近年来，全国越来越多的人权律师敢于顶住中共的政治压力，用法律来给被非法抓捕、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作无罪辩护。

金光鸿律师在辩护词中说道：法轮功修炼者恰恰是社会最稳定的因素，政府应该鼓励而不是打压人们的宗教信仰，而因为公民的宗



■ 部分为法轮功学员无罪辩护的大陆律师（左起）：李苏滨、莫少平、郭国汀、江天勇、程海、黎雄兵、唐吉田、谢燕益、李和平。

教信仰就对公民定罪处罚，更是践踏人权的行。

高压压不住人心，高压封锁不住真相。还法轮功司法公正的日子不会太远了。◇

(接第二版)晚上九点把郝平象拽麻袋一样从上铺床上拽下,大胯骨被摔坏,摔的郝平腰,胳膊不能动弹,光着脚站不起来,外边也被摔伤,因不能站起来,包控的犯人李影就打郝平耳光,被打得昏迷,被子都被尿水湿透。另一个犯人贺国花也打郝平耳光。三十一日在郝平腰、胳膊伤不能动、在床上休息时,她们把郝平床板给撤了,使她晕睡在地上四天,开始地上还有小单子,后来把小单子也撤走了。

家人给郝平寄的邮包,被狱警克扣,有的给的东西不全、不够数,有时他们克扣后剩下的也不及时给郝平,到郝平平时已变质、腐烂。

未成年的孩子失学

郝平十三岁的儿子幼小心灵遭到打击,察警抓走了妈妈,又抓走了爸爸,他成了孤儿,孤苦的生活,令他幼小的年龄就经常头晕、头痛,学校要学费时,他就不知道到哪里才能借到钱,被迫两次休学。下雨下雪他还担心着爸爸妈妈怎么过,就离校而去。后经好心人找回,才复学。最后孩子还是被迫离开学校去打工。一次打工路滑摔倒,小拇指摔断,血流不止,遇见一个好心的开车的小伙子急忙把他拉到医院,手指接上很长时间才愈合。

每当过年时,别人家都热热闹闹,欢天喜地。郝平的儿子就与智力不健全的舅舅抱头痛哭。家里没吃、没穿、

没烧的,舅舅骨瘦如柴,一阵风就能吹倒。自从父母被绑架,孩子过年就没吃过饺子,平日从来就没买过肉,没买过一滴油,只能靠卖点破烂的钱来买米,熬粥喝。衣服都是好心人送的,除了大的就是小的,合适的少。家里没有取暖的条件,一次自来水龙头冻裂了,三间屋子一会水就满了,智力不健全的舅舅就跑到二十里以外的亲戚家进屋就跪倒磕头,求人家来帮助救房子(土房,怕水泡倒)。

几年过后,家里院墙倒塌,猪舍的房子倒塌三栋,暖棚的设施丢失,猪、狗全没了,家里的被褥、洗衣盆、饭盆、菜刀……等等日常用品全丢失,经营生意的各种配方丢失……,直接损失就十几万元不止。

一贫如洗还遭勒索

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八日,是被赤峰邪恶迫害五年多的刘福安出狱之日。可刘福安又被恶党“六一零”劫持到“转化基地”的“转化班”,要转化为保证不信仰“真善忍”,放弃做好人。前去接人的侄儿和刘福安一起被赤峰邪恶挟持到洗脑班。“六一零”要求刘福安的儿子必须交二千五百元钱,何时放人还未定。无辜的侄儿的家人也必须交二百五十元才放人。

刘福安的儿子总算熬到爸爸就该出监狱了,却又遭勒索,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的孩子哪里去找到钱

啊?真是孩子哭瞎眼的钱邪党都要榨取。孩子只得四处奔波,借到钱,交给“六一零”后才放人。

又熬了两年多,终于熬到郝平可以出狱回家了,市“六一零”又威胁要把郝平劫持到转化班,郝平说:我们家已被你们迫害的这么惨,什么都没有了,你们还想把我们到底怎么样?他们看也榨不出什么油水了,才放郝平回家。

邪党人员持续上门迫害

家里一贫如洗,什么都没了,郝平去找民政、乡、村,这些自称“百姓的父母官”的却没人管,家里的户口本都丢了,房屋土地证也丢了,找他们给补办,却不给办。可上门骚扰却从没落下他们。

被迫害多年、身体不好的郝平只好去打工,做保姆,由于身体弱,干活时腰伤了,疼得不行,连着两条腿也象断了一样疼,不能走路、不能干活,衣服都得别人帮着穿。邪党“十一”敏感日,派出所的还去骚扰,郝平说:“我们家没吃的、没烧的,这些你们谁管啊?你们就是看管不让做好人的吗?”派出所警察无语,走了。

如今,这个家刚刚恢复,恶党警察又绑架了郝平。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们想一想,这恶党的害人行为何时才能结束?◇

自焚伪案疑点剖析

2011年除夕,天安门广场上五人自焚,中共当局在事发两小时后,即向全世界栽赃诬陷说是法轮功学员所为,在全世界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。但谎言终归是谎言,“自焚”真相很快被国际社会广泛认知。

2001年8月14日,国际教育发展组织(IED)在联合国会议上,就“天安门自焚”事件,强烈谴责中共的“国家恐怖主义”行为,并发表声明说: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,整个事件是“政府一手导演的”。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证据,没有辩辞。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。

塑料瓶子烧不破?



央视录像中,“自焚者”王进东的衣服和面部被烧坏,可是放在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完好无损,最易燃烧的头发还在头上,头发边缘整整齐齐。后面的警察轻松拎着静止垂直的灭火毯,等王进东喊完台词,才把灭火毯盖到他身上。

切开气管能唱歌?



央视称,12岁的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手术。手术切口在声带下方,此时人通过插入切口的管子呼吸,气流不过声带,根本无法说话。但刘思影术后4天接受记者采访时,不仅说话底气十足,还对着麦克风唱歌!◇

劝人退党就是劝人退出邪教

【明慧网】人人都有信仰自由的权利，当然就有不信仰共产主义的权利，当然也就有退出共产党的权利。

一、只有邪教才控制信徒

世界上任何正常的宗教或团体，都允许其成员自由进出，只有邪教才不允许成员退出，这是邪教的一大特征——“控制信徒”。

人不想修佛，连佛都不会强制人修炼，更何况是世间的宗教或组织，更不能强制人加入或留在其内。也就是说，不管某个宗教或组织宣称自己有多好，只要是强制人们信仰它、强制人们加入它，或强制成员只能进不能出，那么它肯定是邪教或类似邪教的东西。

邪教“控制信徒”的特征，不只是表现在对退出者在精神上加以批判，更重要的是：它采取肉体上打击（甚至肉体上消灭）的方式对待申请退出者或有意于退出者。

共产党在其入教宣誓仪式上，要求其成员宣誓“永不叛党”；共产党对于退党者采取解除职务、不发工资、不发养老保险等强制手段，甚至对退党者进行肉体打击和肉体消灭，完全具足“控制信徒”这一邪教特征。至于说“精神控制”，那更是共产党的典型特征，它借助于所控制的一切社会资源，从教育、文化、生活等方方面面，强制全国人民学习共产邪恶主义的一套，从小到大、从生到死，无有幸免者。你不学它的你就不能升学、就业，甚至到食堂打饭都要先念“毛主席语录”。

法轮功修炼来去自由，法轮功学员自由地接触各种资讯。而中共把自愿信仰法轮功的人关进洗脑班、劳教所、监狱，向他们灌输谎言，强迫他们违心表态放弃信仰，即所谓的“转化”，对于拒绝所谓“转化”的人，则大打出手，酷刑折磨，凌辱虐待。可见，中共是一个进行“精神控制”的邪教。

二、扣“反党”“帽子”是为了控制信徒

世界上任何宗教和团体，都是进出自由的，除了邪教之外，没有人会认为退出就是“反对”。就如我不喜欢吃麦当劳，并不等于我反对麦当劳。

所以，“退党”不等于“反党”。那么为什么共产党要把“退党”说成是“反党”呢？因为它要控制信徒，它知道谁也不喜欢它，如果它不给退党者扣“帽子”、不打击退党者，人们就可能一下子退光。看过《九评共产党》、对共产党有真切了解的人都知道：共产党是对信徒控制严格的邪教，共产党的信徒不但没有人身自由、没有隐私，更没有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，甚至没有生命的权利——“党”叫他死，他就得死，而且还要感激“党”，“党”叫他活，他不能死，死了就是“与党对抗”、“历史不清白”……

把“退党”说成“反党”的实质是控制信徒，以“反党”的大帽子吓唬民众达到控制信徒的目的。至于说“反党”，任何一个正常的政党都是可以反的，比如美国两党竞选，就互相反对。而中共把民众对它的批评、揭露和谴责说成“反党”并大打出手，这说明中共根本不是一个正

常的政党，而是一个残暴的邪教。

三、有退党自由也就有劝人退党的自由

既然信仰或不信仰什么都是人的自由，所以，劝人信仰或劝人不信仰什么也当然是人的权利。就象喜欢或不喜欢吃辣是人的自由，而劝人吃辣或劝人不吃辣也是人的权利。决不能因为有人劝别人不吃辣，就会被卖辣椒者告上法庭。对于吃辣的好处与坏处，人们可以平等、自由地辩论，谁爱怎么选择就怎么选择。这才是真正的信仰自由。

人有劝别人信仰某种东西的权利，也就有劝别人不信某种东西的权利。人有劝别人加入某个组织的权利，也当然就有劝别人退出某个组织的权利。

他在劝别人退出该组织时，说的都是事实，人们听取他的劝说，主动退出，这完全是正当的。

共产党只允许自己有宣扬自己、拉人入党的权利，而不允许别人有劝人退党的权利，其实质是信徒控制和强制信仰。

试想：只允许宣扬某种思想，却不允许人批评它，这种思想能是正教吗？这能是真正的信仰自由吗？这能是公平的吗？

其实，如果共产党允许平等论辩、言论自由，如果共产党不是搞强制的“精神控制”，那么它这种邪恶的“信仰”一天也维持不住，人们都有明辨是非的能力，谁喜欢它这个东西啊。

四、劝人退党就是劝人退出邪教

劝人退党不仅是人的权利，更是一大善举。

《九评共产党》以无可辩驳的事实，证明了共产党是一个罪恶滔天的邪教黑帮，它的罪行即将被历史清算。那么，今天，劝人退党其实就是劝善，就是劝人退出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犯罪集团，退出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邪教。这个邪教现在仍在继续对法轮功、对中国人、对全人类进行着犯罪，留在其中的人不危险吗？那么，劝人退党是不是在制止犯罪？劝人退党是不是劝人退出邪教？劝人退党是不是在救人？

三思吧，可贵的中国人！



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，你不信哪个宗教，你可以不看那个宗教的书。但是在中国大陆，你就不能不学习共产党的邪教教义、不得不听邪教宣传，因为共产党夺取了政权，把共产邪教变做了国教。